

064817

-2555

F
45
GL

蘇聯文藝叢書

X36

GLX

蘇聯·古里耶著 葉至美譯

薩庚的春天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萨庚的春天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蘇聯文藝叢書

薩 庚 的 春 天

古 里 耶 著

葉 至 美 譯

人民書店出版

蘇聯文藝叢書

4

一九五三年七月四版

上海造 12001—15000冊

人民日報出版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總000 25開 180面 洋8,8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前記

薩庚這個村莊像一個鳥窩似的，高高的隱藏在阿布哈茲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山羣之中。

薩庚的孤立的位置是很不尋常的，幾乎教人不相信。今天，在這個曾經是落後和孤獨的山地上的居民，根據了新的蘇維埃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合着整個蘇維埃國家的步調在向前邁進。他們非常熱心的吸收知識跟文化，他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豐富，完美。

阿布哈茲的天才作家喬其·古里耶寫的這篇小說滲透了機警的幽默。

他把薩庚人民在每一件事情上所表現的獨特，和薩庚人民的生活與整個蘇聯的生活的統一作了奇妙的對比，在這個對比中含有詩的媚力。

喬其·古里耶受過工程師和藝術家的教育，一九一三年生在薩庚。他是特米脫里·古里耶，阿布哈茲的人民詩人的兒子。一九四三年，格魯西亞共和國爲了他的工作成績得上一個藝術家，給了他「光榮的藝術工作者」的稱號。

喬其·古里耶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三零年出版。此後他寫過好幾篇短篇小說。他所出版的書籍，包括好幾本短篇小說集和一本詩集。

「薩庚的春天」獲得一九四八年的斯大林獎金。

一

在薩庚……我認爲你首先應該知道這塊叫做薩庚的地方在哪兒。你別在世界地圖上去找——世界地圖的比例尺太小了，安不上這麼個小地方。（這一點並不使薩庚的居民懊惱。）你拿阿帕克赫齊亞的地圖來看，薩庚就在東北角上。

造物者好像選上了這個景物如畫相當特別的村莊，要一直把它隱藏起來似的。你得親自來判別一下——高加索山脈的峻峭的支脈團在北面，幽深的格格山聳立在東邊，西邊是克連奇，一座變化萬端的大山，山脊上總有幾個雪崩的缺口。薩庚就像給裝在匣子裏似的。南邊怎麼樣？——你會問。從南邊通薩庚的大路，有九條山道八條山洞防護着，——這些防線一條比一條險要。像童話，不是嗎？就是這樣，薩庚活着，繁榮着。

去高加索旅行過的人，總會熟悉克留克哈大道。他們也會知道通到海邊去的道路。這條路蜿蜒在喧嘩的珈特拉河和卡陀河的陡峭的河岸上。在珈特拉流入卡陀河的那個地點露宿，他們一定會呼吸到從山谷裏吹過來的帶着蜜香的微風。這微風，你或許不知道，就是從薩庚吹來的。

薩庚存在了不知多少年了，從海牀上昇，形成了現在稱爲高加索的那塊地方的時候起，就有

了薩庚。沒有人能說人們怎麼樣到薩庚來，什麼東西引他們到薩庚來。只有一點是明確的——從不能記憶的時候起，人們就住在薩庚了。

大概四十年以前，一個修克休密城參議會的職員患了肺病，爲了山間的空氣和便宜的山羊奶到了這兒。這兩樣東西他都全部免費的得到了——居民款待了他。這位職員常常很陰沉，很緘默——這種時候就沒法去親近他。有時候他晚上不睡覺，在一本厚厚的筆記本上寫些什麼。跟大家談話的時候，他表示痛恨沙皇與貴族——這足夠你想把耳朵掩起來。真的，他一直那麼驕傲和頑強，現在他就在還他那不能與人相容的債。農人們漸漸的喜歡了他，盡量的給他幫忙。有一天，這位職員走過了山裏的一個石頭墳地。他對這個發現作了結論，說古時候的人——很古的時候——在這兒住下來，一定有個理由。他把這些話全都告訴了房東，房東又傳給鄰居。薩庚的善良的居民知道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人們便住在他們這塊紅泥土上，就非常高興。

不知爲什麼，這位職員——他是一位非常聰明的人——對於這村莊附近的灰色懸岩發生了興趣。他慫恿農人們把懸岩上弄來的灰土撒在田地上和園子裏，可是沒有人聽他的勸告。在他的遺物中間（因爲到了春天，他滿口吐血，就死了），有一本手抄本，頭一行寫着：薩庚的天然磷灰土。這個本子遞來遞去傳了很久，最後那些紙片就用來捲烟捲兒了，沒有誰愛惜那一手美麗的字跡。然而抄本的第一頁却一直貼在薩庚的一所茅屋的牆上，糊住一狹條栗木板上的裂縫。這茅屋

裏的一個小男孩子，漸漸的透切明白了那一頁上所寫的東西，那個陰沉的瘦弱的職員的話一直牢牢的印在他的記憶之中……

前一個世紀的薩庚歷史的活生生的具體表現，是老夏安格里·康巴，他度過了六個二十年又十年。在他這蠻長的一生中，他離開薩庚只有兩次——一次去找給偷走了的馬，第二次是到鄰村去給他的許許多多子孫中的一個作媒。第一次出遊，他連人帶馬跌在峽谷裏，弄斷了一條胳膊，第二次，雪崩壓死了他的馬。此後夏安格里發誓再也不出村子一步。因此你可以明白薩庚人是難得離開他們的山巢的，至於從山谷外面來客人，那是更難得了。

到了十九世紀末尾，公家的村名統計表上才有薩庚出現，那時候一個新的行政官吏脫可夫中尉給派到了那個地方來。這位官吏知道了那裏的情況，聽取了收稅吏的意見，知道他們沒有意思穿過九條山道八條山澗來收薩庚農人的幾文爛銅錢，就決定在村名表上把薩庚當作一個不存在的村莊給取消了。幸運得很，這個行政官的斷然手段並沒有引起嚴重的結果。在宇宙間薩庚仍然有它的地位，它從世界上給分割出來，一個半開化的地方，可是像以前一樣的驕傲，一樣的難於接近。

這就是包在果殼裏的薩庚的歷史。至於今日的薩庚，誰都會立刻承認這並不是一塊有多少可以誇耀的地方！

要是你到我們的區域裏來，你會發覺我們那些村莊值得看一看——所有的村莊都很大，很漂亮，很繁榮。拖拉機比公牛還多。貨車在公路上排得那麼密，開得那麼快，彼此幾乎要撞着似的。許多集體農場自己有汽車。一句話，那些村莊很富足。然而在這個區域裏——薩庚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好些個區委會的書記都爲它搔過頭皮——把薩庚管理好的想法是有的，但是怎麼着手呢——沒有一個人有什麼辦法。

好吧，那麼，你會說，讓我們丟開薩庚吧，何必爲它擔憂，寫寫別的村莊吧。薩庚這樣，薩庚那樣，薩庚是落後而不容易接近的——我們對它企圖什麼呢？你這話說來容易。但是如果我是從那兒來的呢，如果那兒是我的故鄉呢？這樣，你瞧，你就會同意我選擇薩庚作題材了。其他村莊有旁的人去寫，再說牠們就是沒有人寫已經够出名的了。

根據薩庚人的習慣，我應該介紹我自己。我出生在……那個該死的薩庚！一開頭說話，我就紅臉了。一個人的生命，每個人都知道，從他出世那天起就開始了。但是我們什麼時候出世的呢？根據薩庚人的老曆本，我生在日俄戰爭的消息傳到薩庚之後的第六個月裏。確定戰爭開始和結束的日子很容易。但是消息什麼時候傳到薩庚，——誰說得出？還有另外一條線索可以依據來確定這個最重要的日子。就是我出世四年之後落過一場大雪。落大雪的那年是一九一一年。現在來算算吧——戰爭的消息經過了三年的功夫到了薩庚，來祝賀我的新生。

跟好些農家孩子一樣，最初我當牧童，而且就像大家所說的，向大自然的課本學習。一直到蘇維埃時代我才從真正的書本上學習，那時候我的上唇上已經開始長鬍子了。

一九三三年我回薩庚一次，那時候我將要成爲一個畫家。那裏的人知道我想幹這個職業，都笑了。但是，等我給幾個村人畫了像之後，笑聲停止了，換來了讚美。原來一個薩庚人可以跟一個照相師競爭——這是個驚人的發現。我又在薩庚度過了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和春天。那時候我的同村人知道了我另外的一種職業（老康巴把我叫做錄事，而且引以爲驕傲）。

但是這本書裏的故事不是講我自己：講的是春天，薩庚的春天。

二

故事開始的那一天，薩庚天氣晴朗。三月份快完了，溫暖的空氣預告將有個早春。水氣從大地上昇騰起來。一片輕輕的，幾乎是透明的薄霧在溪水與山谷上面漂浮。薄霧往上昇，給氣流切斷了，漸漸的變成了一層濃霧。

在那叫做「銀色牧場」的村落的上空，有一片絨毛似的白雲。這個村落緊靠在大山的陡壁那一面，這片雲給陡壁擋住了，無處可逃，就輕輕的撞在松樹頂上，分成了一塊一塊，隨後又會合

在一起。雲順着氣流慢慢的往東邊兒移，這氣流從鄰近的山谷裏流來，向薩庚河的山谷裏鑽去。隨後深藍的天空開朗了，太陽開始曬着大地。

但是在薩庚邊境上的河流旁邊的「核桃溝」村裏，春天已經整個兒降臨了。兩個村落只隔幾公里，相差可多麼大呀！在這兒，大家的心思已經開始在注意清冷的泉水與蒼鬱的叢林了。農人們用估計的眼光檢查着土地，考慮是不是已經到了開始工作的時候。狗兒攤開四肢躺着，在春天的太陽下打瞌睡。地上一片綠草，被遺忘了一冬的鳥聲，又能聽到它在歌唱了。樹上的花苞開放了。溫暖好像春天的潮汛，形成了一股極大的，不可抗禦的洪流，在大地上汎濫。

但是即使太陽照着，甚至於很猛烈，四月初的山裏的春天可並不太理想。空氣裏仍然含有潮氣。冬天的寒氣，潛伏得深深的，就像是心上的一個陰暗的思想，仍然在大地上巡遊。泥土還沒有把陽光吸進去；只有表面上的一層在蒸發，三四吋以下，仍然有二月間的冷氣。

凱沙·密爾伯，一個三十左右的年青人坐在泉水旁邊，這泉水是兩村居民共同使用的。他心不在焉的削着一根棍子，顯然在消磨時間。他身旁有一頂山裏牧羊人戴的寬邊氈帽，還有一根粗手杖，這是用來幫助他那受傷的腿的，尤其是在上陡坡的時候。凱沙穿一身卡嘰制服，腰間束着軍用的寬皮帶。他那雙粗糙的軍用長統靴是用山羊的油脂擦過的。

矮矮的帶着一片蒼翠草木的懸岩圍繞着泉水，形成了馬蹄形，泉水跟山裏的空氣一樣的澄

淨。溪流就像是融化了的玻璃，有時候削下來的木片兒落在水面上，才使水面起了許多環形的波紋。紋波擴大成一個個的大圓圈消失了，這個年輕的山裏人的眼神就追逐着這些波紋。

在這泉水旁邊，再過一兩分鐘，有兩個人要碰見了，他們並不希望碰見。他們不是仇人，可是你也不能說他們是好朋友。他們彼此都懷着一種不喜歡對方的心情，引起這個原因的無辜的人也正在向水邊走來了。問題是這樣的。尼古拉對於一個女孩子十分關懷，可是他覺得凱沙·密爾伯在緊緊的追求那女孩子。尼古拉認為他已經到了該有一位漂亮的動人的主婦的年紀。正當他自以為計劃已經成熟了的時候，凱沙突然出現了，就像是個晴天的霹靂，把事情整個兒攪壞了！很明顯的，凱沙上前線去以前就在這兩個年輕人心中發生的愛情至今沒有冷淡。這兩個人彼此都懷着妒忌。但是另外還有一個理由，這理由在日常工作的更實際的情況下生着根。明白點說，尼古拉認為凱沙在爭取主席的地位。他擔心這個能幹的青年終於會成為村蘇維埃的領導人——這不是個愉快的預測，這種事變惟有使村民們低看尼古拉。凱沙對於村蘇維埃所領導的事情的一部分方法是贊成的，而且，他顯然沒有隱瞞這個事實。

尼古拉小心的撥開叢樹，往下看泉水，他第一個念頭就想退回去。但是太晚了——凱沙已經看見了他。沒有別的法子，只有走下來用一種出乎意外的神情來招呼他——就像薩庚人所說的露了一露牙齒。同樣的，輪到凱沙招呼尼古拉的時候，也沒有感覺到什麼愉快。

「熱起來了！」尼古拉說，帶着嘆音。

他是個矮胖的中年人。臉開始在發胖，一對靈活的眼睛從細狹的眼縫裏向四周注視。但是笑容露出了他那兩排潔白的牙齒，給他臉上帶來了性情善良的表情。

尼古拉拿出一塊大手帕，在水裏浸濕了，揩着臉和頸脖。

「你在這兒幹什麼？」他問，眼睛的神情就像他已經逮住了凱沙的什麼事情似的。隨後，他向泉水的四周狡猾的看了一眼，加上一句：「我知道……」

尼古拉勉強的笑了。他把手帕絞乾了又浸在水裏，開始洗濯——只是爲了找點事做。

「只是坐着。削木頭，」凱沙冷冷的回答，把棍子扔在一邊。

「你以爲我不明白嗎？」尼古拉冷笑了，看着水面，嘴唇在上下扭動。

凱沙看他玩弄溪水——這個人總是那麼自得，總是不介意別人對他的討厭。尼古拉那近乎青年的活潑，那又健康又紅潤的面頰激怒了凱沙，在凱沙眼裏他完全是個懶漢。說到這裏還得提一提，尼古拉一坐上村蘇維埃主席位子的時候，他那煥發的臉色就很快的消失了。在辦公室的四朵牆壁之間，他變得又陰沉又自負，說話行動都很謹慎。也許他心底裏也覺得一個真正的獵手在一張辦公桌上是做不了什麼的——而且，實在說，尼古拉確實是個相當好的獵手。但是既然擔負了行政工作，他就要求一點——沒有人該擾亂他。「安靜和秩序」，旁人跑到他那裏問他關於村子

裏的事務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回答。也許他僅僅是懶惰，也許他覺得自己就像是個插在圓窟窿裏的方木釘！——這種情形是有的！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宜當主席的！

「薩庚是什麼？」有時候他問自己，回答是：「遺落在羣山間的一塊紅土。還比不上一個熊穴……」這也許是悲觀的主因，到村蘇維埃來參觀的人看到的就是這些外表：主席的鬆懈的臉，破了的窗格，嘖嘖軋軋的破門……

尼古拉常常說，他也聞過火藥味。他到前線去過兩年，從來沒有攔下他那狙擊兵用的來福槍。槍柄上刻上個小的十字，表明愛護這槍的人在軍事上的勇敢……隨後戰爭結束了。尼古拉回到家鄉，一直就坐穩了村蘇維埃主席的位子。「我的勳章把他們迷惑住了，」他坦白的承認，他坐在主席的位子裏，感到很煩惱。說真話，只有樹林和樹林裏的居民才能給他真正的快樂——他是個天生的獵手。如果說他一直坐着主席的位子，村民們對他沒有什麼反對行動的話，那就得感謝一些有別種才能的人在跟他一同工作。是他們在處理村莊上的事情，拉住了主席跟他們一同前進。

尼古拉的碌碌無能激怒了好些人，凱沙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在受人責問的時候，他總會爲自己辯護。一句話，他設法把這種局面拖下去……

沒有什麼可說，凱沙就說到了對於打獵的意見。

「這時候倒可以好好的打一陣獵，」他說。

「好好的打一陣獵？」尼古拉吹了一聲口哨，說。「你沒有看見老鷹在那兒飛嗎？不，這時候在樹林裏什麼都幹不成……」

尼古拉在草地上躺下，兩手叉起，擱在後腦袋下。話接不上去。凱沙看了他那隻大掛錶——前線的紀念品。

「忙嗎？」尼古拉問。「或者是在等人？」

「你怎麼會想到這個？」

「我說對了嗎？」捉弄似的眼光打量着凱沙。

這話激怒了凱沙。他突然站起來，把皮帶束束緊。

「聽着，」尼古拉說，「你也許在等一個女孩子？……如果這樣，我就走……」

凱沙臉紅了。因為他對這一點原想裝出一本正經的神氣，却給他擊中了。

「算了，我不過開開玩笑……」尼古拉把手帕在水上拍打。「你能怎麼辦呢，凱沙？我們都是人……」

但是為什麼他這樣毫無道理的瞧着凱沙？他為什麼不走開呢？……

從早晨起就把凱沙烘熱了的玫瑰色的熱情，這時候換成了一片像烏雲那麼樣的黑影，這個年

輕人注意到這個轉變，心裏砰砰的跳着。

「誰都會想要到這兒來的！」凱沙大聲的說。「你不能禁止別人來取水呀。」

「這個你不能禁止！這個你不能禁止！」尼古拉喃喃的說，笑了出來。隨後，把手帕絞乾，又說：「好吧！我要走了……」

這時候叢樹裏起了一陣騷動，一個女孩子朝泉水這兒走來。

卡瑪（她的名字）一看見意外的情況，就像一隻受了驚的羚羊，立刻站住了（這是薩庚人說話的時候通用的一個比喻）。她看見穿着卡噠制服的男人是兩個不只一個，感到侷促不安。但是在薩庚，就像在地球上所有別的地方一樣，女孩子對於掩飾是有很大的技能的。

卡瑪慢慢的走到水邊，感覺有兩對眼睛集中的注視她。她用一種不在意的動作整了整頭巾，移動一下手裏的瓦罐，拿得更方便些。她的眼睛看着地上，眼皮很大方的低垂着。

有一種內在的聲音在警告卡瑪：「停住！」這無疑的是個危險的警告。危險似乎就潛伏在這個地方，引起了血淋淋的衝突的回憶——因為很久以來這兒就是情人們相會的地方，又常常是決鬥的場所（薩庚從來不缺少妒忌的人）。

凱沙站在那兒皺眉頭。尼古拉露出譏諷的冷笑。——這些，使這女孩子想到他們是在那兒吵架。